へ16
2844
4

門 ヘ 16
號 2844
卷 4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一

樂章

圜丘樂章

迎神

仰惟兮
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叶 幸來臨兮壇中上下護衛
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悅聖心兮民獲年豐

無逸

民依時兮用工感
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兮微衷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
昭和25 10.3
購入

進俎

庖人兮列鼎殽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顧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

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

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殽羞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朗朗兮

□方況日吉兮時良

徹豆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

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煒煒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鸞飛揚遥瞻冉冉

兮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望燎

進羅列兮詣燎方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全於

上感至恩兮無量

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烟繚繞兮
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靄瑞氣兮應結樓臺以徵
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願嘉烝
民兮永懷

奠帛

臣捧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兮珮
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映燎炎兮煌煌

進俎

庖人兮進湯大享牲兮氣靄而芳以微衷兮獻上曰
享矣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爲蒸民兮永昌鑒
豐年兮耿光

亞獻

雖敬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
醴酒兮載觴

終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敬羞兮未具

將何報乎神功

徹豆

俎豆徹兮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奕奕兮雲衣敬
奉行兮弗敢遲

送神

祥風興兮攸攸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丞民兮大有
想洋洋兮翠觴載酒

望瘞

殺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
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合祭天地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日改定

迎神

荷蒙
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踊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已
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
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遺

奠帛

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黄壤氤氲兮氣化全民勤畎畝
兮束帛鮮臣當設醼兮奉來前

進俎

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肴羞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況日吉時良

徹饌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冉冉兮上下方必烝民兮永康

望燎瘞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東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洪武十年八月二十日敬定

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爲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祥風生歆

春秋祭祀

當稽首兮年豐

奠帛初獻

氤氲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臣將疋帛兮獻徵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予令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幢予今稽首兮欣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氤氲氤氲兮祥光張龍車鳳蓋兮鴛飛揚遥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捧肴羞兮詣瘞方鳴鑾率　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
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仰瞻兮聖容見鑾輿兮旨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
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睠諸帝兮是臨予頓首
兮幸蒙

奠帛

秉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效勤捧
帛饌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歆享方旋駕兮雲程

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瞻再崇群臣
欣兮躍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
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鑾兮將旋瞻予心眷戀兮神聖
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緣行稱孤瞻兮達九重

徹豆

納殺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民將何以兮崇報惟
歲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

旊幢繚繞兮道來蹤鸞輿冊冊兮歸天宮五雲擁兮
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望瘞

神機不測兮造化工珍羞禮帛兮薦火中望瘞庭兮
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一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二

樂歌

大祀文并歌九章

朕聞太極之化也則天生於子地闢於丑立極既定虛其中而爲寰宇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故曰世人生既多非主莫馭天生君而爲民立命然鴻荒之時君天下者雖多莫知誰始今以載之於書者始伏羲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以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增減禮樂文

飾其事者獨夏商周是也亦相繼而增減其事者秦
漢以至於宋元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
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固
爲萬世綱常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每聞昔君
欽若昊天寅賓出日未見有怠於敬者及朕即位以
來命儒臣遍歷群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
典既者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
宗廟頗合人情及
南北二郊以及
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且不如人情者以

社稷言之古人以
社爲五土之神
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生而乃一國
中各處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當行禮
之時先
社固宜而又先奠
社之配位然後方行
稷神之禮此果當乎以朕度之此所以不合人情者
也況朕自即位以來祀
天享

地奉
宗廟
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斂每常憂之京房
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荅矣若有飄風
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
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一
壇合祀以奉
二神神乃我荅人事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
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殿合祀

皇天
后土當年冬十月三公入奏告工已成朕命禮部去
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且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之
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
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
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
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
遠言及祀
天地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
天地之享與人大異以理言之

天地反不如人享以朕言之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若人執古則有汙尊抔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
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
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廟三日正齋風和日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濤而浪靜輕雲縹緲於昊穹獨露大降於天中纖塵不動銀燭光舒而燄挺香烟裊繞而凌雲馥饌芬芳柴燎烟昇上達于九天斯必
神之降臨合祀之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實其事而歌詠之歌曰

第一歌

陳樂而奏

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命鼗柷拊鼓而撫琴兮加寶瑟以及竽鍾磬聲嘹嘵而韻窮兮吹塤篪以管從度于羽而周旋兮文武之樂隆百辟奔走而供獻兮期上下以交通

第二歌

駕出天門

遥瞻閶闔之開闢兮飛龍前導而翺翔蹁躚鶴舞鳳揚兮鸞輿斿旃而上方侍從景從周匝兮天香馥郁而旌幢張

帝衣玄雲之衣兮彩霞赤霓而爲裳稽首仰瞻遥迓兮耳聽金玉之鏗鏘

帝臨世而覽民兮蒙臻百福而海内康

第三歌

駕昇地戶

洪龐之戶闢兮擁

地祇之旌幢麒麟丹鳳之挾車兮角端前驅以騰驤護衛森然而凛凛兮於昭穆穆而聖皇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格勤以趨蹌爲毋之慈而爲民兮合造化於乾陽予率百職以候臨兮惟菲禮而願享

第四歌

七曜從駕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潢旛幢繚繞於太虛兮護從鸞輿而至下方惟五星日月照耀兮適帝左右而龍旂傍引領以欣覩兮威庶而衛帝行

第五歌

嶽鎮從駕

覩旁巒之四維兮列神威而倍張嶽鎮海瀆之會兮
欽
地祇之來降陪神迓
聖而相從兮擁山鬼於幽篁飛蒼龍而儵然兮清塵
導道而妖魅藏翹首以候來兮
聖皇爲民而錫康

第六歌

瞻天望聖

民知
天地之臨祭兮老幼相將而仰
昊蒼日吉而時貞兮慶雲縹緲於
天堂柴燎烟焰而福給兮盡寰宇以芬芳民歌且舞
而跳躍兮俯仰乾坤以荷
聖皇

第七歌

兆民之福

聖天
后土之既臨兮享馥羞而美椒漿思陰陽之會合兮

如臨已而穆穆洋洋躬竭衷以趨蹌兮周旋三獻而
孝觴皇皇
三聖之優游兮眷予牧民而爲王惟
天地之恩無極兮獨父母之育相當雖欲報之何已
兮但法常經而頗臧

第八歌

鸞駕回旋
氣氤氳而馥郁兮樂
聖駕之旋幢喜雲衢之睽冉兮
天廓落而
地洪龐目遥送而傾仰兮鸞輿升降而達玄黃
降臨之盤桓兮於心燁燁而耿光顧民之多福
以歲首而奠筐

第九歌

升降殺羞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殺羞備納而供勤昌以之而祈
穀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
天門
地戶之茫茫兮欲假之來寧而難望樂大禮之既成
兮必時若而雨暘

迎神歌

薫風蕩蕩兮解炎備朝繹兮懼恐弗專夜沉沉兮星辰團圞皓月輝輝兮馳天稽首頓首兮遥瞻孰知后土兮何然

昊天

昊天鑒蒼生兮來筵

送神歌

諸侯趨蹌兮肅齊列郊壇兮次第金石絲竹兮交攜早彷彿兮鳳凰來儀俄冉冉兮慶雲飛恭遥瞻兮首低靖沉沉兮

髮鬖容陋失教侍兒時夫人耻侍兒聽來曰稀遥了蒼出神清氣潔肥馬朱纓人裘相應民具樂瞻曰曰斯上相也皆曰然曰昔若是今若是始何焉中有人曰必門人也晡時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居處多惡稀教主宅者清之其主宅者如之蒼自外入見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蕪已除異而問於主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我也蒼怒復奏稀於私有諂帝乃召稀曰若此何爲也稀曰至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市與鬻者互易薄其時而有之鬻者但圓其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令付所該

少頃稀聞蒼妻之父兄子弟內外親戚恃蒼秉政無不爲民病者從而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相之親過有巨微卿畧不有別俱法之人情乎對曰私公也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蒼之門人親戚病民者衆帝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稀與蒼齊後蒼之內外眷屬凜然規矩王綱大振聞日稀入見蒼僕肆己由志出入歷門中遂稀縛而付有司俄蒼之妾有犯夫人稀待數其罪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所爲蒼終不語亦色無難及待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誣蒼帝信之將命獄蒼蒼聞之免冠跣足待罪殿之下帝召稀問之曰蒼若是奚爲之曰臣聞神農氏有奸臣垂於群職是致政衰曰奚不治稀對曰臣亦聞之海濱之鹽鮮者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在日處之而已夫人君之不知其姦者如鹽鮮是也固枉直直枉非忠忠非也帝曰若稀之所言其莽蕩者與蒼孰是非耶稀曰帝其信疑乎服斧乎曰言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釋藏蒼明之矣帝曰斯是非乎曰至公私於是戮莽蕩於社右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昭經緯之度不失寡人之幸也稀知帝憂乾象有變時水星出東并司者聞之矣時蒼槩聞命歸無所爲稀謂蒼曰新人世

初世也鳥獸多而逼人洪水汎濫而艱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歎帝心恍惚年值歲歉無民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曰民病矣上相樂無憂乎曰非無也憂何爲曰生民之道何難以民持杖而從事於山則火獵之牽畢而從事於水則涸漁之其鳥獸魚鼈奚不爲生民之立命者也蒼從其所以利若豐年俱朝蒼之行也巨步舞袖由內戶中道而進稀見牽蒼袂歛蒼背蹴蒼足謂之曰君門也蒼曰下戶卑道臣民必由之所稀曰然則然矣奈何君之內行門無大小皆由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罔敢肆步故有

禮所以施於規矩則契陶於模範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在先式也未聞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蒼聞稀之言色惶心佳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日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之蒼聞命拜而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蒼曰然稀謂曰毋色嘉毋色善稀聞之德在葆光不知光由何而耀時蒼嗟而然之謂稀曰帝若是稀繁至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祿萬鍾理分也當爲而爲職當也君以敕勞之知也上相感而謝之能驪龍之抱珠兮奚不二而一者歟今之賜也過喜受也過

分非明非賢彰之蒼曰如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
臣之朝之日帝賜善成者百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祿
千鍾丁雖善職當也宜勞以敕不勞以祿帝曰是還
有說乎蒼曰臣欽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怒不
行刑二儀之道也所以喜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惟
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稀從
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來吾與首期之事若干今也
曾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民治乎曰常行化守永
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日安世道日治斯由
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弼五教帝暇日召稀謂曰

前以卿從事於蒼凡四復命寡人以卿爲至道果
有校今請陳之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何至私公一
何至公私曰一至公之說爲帝齊大臣之不齊二至
正爲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私家也必以
王綱而整鎮之是私公也四公私者稀蒼門人也蒼
得罪帝命稀實之稀之所實從實不從僞是公於朝
明於蒼是公於私也是私公也公私也百無不道哉
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碣后從之后往蒼逆
而論之曰后來如帝命乎一蒼志乎益蒼志乎此傾
之矣吾不知祥貞之所歸耶曰帝命如之上相之遺

則拾之闕則補之蒼曰確之確之蒼出后從遊於野時蒼有牧豕者在邇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及蒼歸后後留爲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豚遶無屬蹔代時刻故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噓甚哉勞乎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盛殽羞以慰后待后既畢后再拜而去是後蒼家事之巨微莫不求而理之說闍者以合之其闍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家人盜內財非用闍者隘門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覺之乃曰彼爾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免也小過不張其得在後闍者諾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繼人止物其爲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豪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爲緱山氏有將因若是罷朝歸蒼緊聞帝命后尤緊之及蒼越門而入闍者謂他從朝者曰聞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巨微曰甚闍者觀蒼引觴以酌后闍者入謂蒼曰闍請代裨請裨易闍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而奏罷后裨之職明日闍者指視碣后唧唧撼首謂曰餘士求不朽之名非白首不能期之今爾不數旬而永其不朽者志哉乎

萌賢篇下

顓頊治臣喬松博納士而家役之及乂也不才者去之才能者留之其才能之衆中中有人彎環者半智半不智松惜半智特不去留教半不智一日松誤失政事一間日省將奏明其所失環者謂曰事既失矣法既往矣君既無知雖不奏何患之松曰不然臣之道其在竭忠若事非而隱是欺也若明而不盡者是端也使君之非而臣又飾其辭而辯是謂頑惡也如臣非非君誤聽非而將非之其默然不辯束手陷非是罪君者也所以過失則明之非過失則辯之是仁君者也環與童人者出遊抵供御用者家目其人所

說者皆御用非彼所有人曰斯非所有而有何之其人卒難隱晦以實告之曰盜得時環人爲松爲家理而歸環先至不言盜故人餘半日方復舍松請環人共話松曰嗚呼貞士吉我而吉君致吾兩憂兩不憂孰知其端環曰冢宰之爲何患身君之不利如環等私徒冢宰何憂家理不備其人者謂冢宰曰人聞先公而後私善之善者也邇有供御者盜御用而說之當罪之不臣松驚謂曰獨見也他同之曰環者共驗之矣松審環曰驗之曰然曰何先歸而弗先是非至誠及我環曰斯非環預也松默然復與人語曰環曰

非預也彼所從事如環非預也如之何的明之是有說乎人曰冢宰及人皆帝臣民也更且帝專殘活兼執與奪然數事亦冢宰贊益之也人與之理私而更理公是成宰之賢就帝之仁也安有冢宰理天下門人無知是豢犬羊也松聽之吁環生之所以不過世俗之一理財耳終無補於我去之

啓忠篇

或野人問觀人於孔子曰敢問大子之觀人乎曰云其所以則與之語曰鄭索逋逃於宋宋不與欲良騎樂工然後與之鄭如其所欲以瞽目良騎如宋宋大并皆悅納所與獻所逃是後日歌舞聽音樂樂鄭之與一日樂工令相者導過宋朝樂工當朝即私焉相者曰朝堂樂工曰朝無人焉於是乎溺朝堂矣宋智人公孫傑謀於衛閭曰大夫不忠矣吾輩言之衛閭不荅公孫傑獨謂宋君曰大夫非臣也爲鄭所嗤宋君悞自此之後凡言意盡者皆用之獨衛閭終不言而乃目他人陞遷反令怨於君傍曰足下宋君之臣何憾君若是曰君不我用耳曰吾嘗聞之宋君多失度官皆匡盡用之宋君明矣獨足下朝野不聞輔佐之政宋君弗用足下豈不智君者也足下何怒之有

耶曰各有所司事非我于野人謂曰夫子何決之是非子曰公孫傑智愚之士衛閭罪君者也

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百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佳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水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狩於東方或登峯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雷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也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蓋由太古之歲月以至于今蒼松掃丹崖而蔭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鵰鶚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峯於戲登太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眇江湖信哉

夢游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遥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昇峯頂畧少俯視見群巒疊障拱護週廻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狖狡兎畧不見其蹤峭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游岳頂忽白鶴之來雙鳶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巴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

上帝恐天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峯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辯韓愈訟風伯文

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爲人也似乎欠博觀明道理格物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怒怒則風雲雷霆是也夫風聽天地之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播萌夏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斂藏非風不可至如時君一不道天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illegible]地

之威飛滄溟勃上下揚毫聲於天外振嶽瀆以生音
從神龍駕雷電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赫然雲生
霧長風之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
者可不謹乎愈以風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
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天之
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
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爲何欲使今之儒者凡
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
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爲文永無疵矣

駁韓愈頌伯夷文

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與且有音節者甚不寡文
全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
試取觀之及至檢閱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
有疵焉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
義止可明並乎日月乎同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
此何乃云日月不足爲明天地不足爲容也是何言
哉嘗聞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二儀立極虛
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爲垠
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
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壯字與誦之則有

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韓文名世不朽已千載矣今爲我論識有莫不以爲我强歟設若不以我爲强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諭風伯文

風今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覓古至于今實無而有難羈難縻爾風之妙微不能使人無疑至如揣之無骨捫之無衣噫嘻忽又周旋人物裊娜樹枝或曰非風也乃樹窈窕之威儀非風之所致爾飛槁葉走黃沙動而靜靜而動高而夷險而易窪而[illegible]見如是之奇將爲人信乎人又以爲不然爾何怒之速也捲海氣雲六合岳鎮爲之音浩浩然蕩蕩然八荒震悚民人信有風矣爾方釋忿然之威見雍和之意其播萌五穀如雲如浪作薰解民之慍何藥可奇至如却氛埃清宇宙明日月朗星辰天地位其位可不功乎今也民之感恩且信天地清寧可不善乎吾以斯言故敕爾想宜知悉

援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畏以四業曰

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用無闕焉列
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
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
商三者皆出於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
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
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
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
之面目務玄悟之獨關至妙者隻履西歸飛錫長空
笑談定往他兜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苦空
寂寞忘嗜欲絶塵事者莫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

道者精於儒正默論間俄而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
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
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系帝於專門之學臣故不
益而不改以全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
之再三可知其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
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
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源朕知僧之意有所
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
揚名欲出爲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云何如
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

魚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於董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於本業而不爲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爲用哉

闢阿奉文

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臣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夢寐安得而至耶特以未造閱江樓名令諸職事試作文以記之諸人聽而往即日文成群獻於前既而張目一覽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所以大意亦然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之後不得而無憂吁難哉之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好戰鬬忽宮中婦人徐充容者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後崑丘誠不可也但觀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可見矣或一二從者所問所荅不過順其欲而常其美惡不諫焉以斯人之心猶思膺上爵而名揚於世傍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曰但見衣冠濟濟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制云乏人矣此群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非昔君之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遊者咸同而不和者曰既

知如是曷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下歷代人才之盛歟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爲惜哉且姦會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畧不以爲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膚爾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既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其蛇所以放之者其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而憑神殺放亦憑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夫陰翳幽冗中一微命之蛇爾人將以爲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爲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每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果然乎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

之仁人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哉利益矣

省禎文

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分善惡之別曉然矣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哉若以此渾字言之莫不方今有職者不知賢愚善惡者歟非也其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今人之心法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善者無同愚惡者有何哉蓋爲不治艱險之覆身日習澆薄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立執迷之情日生而愈堅吁難哉所以古人以畢而致高以愚而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而樂安時人以爲易歟難歟嗚呼不思慮患以防危務效頑而覆命修德善終生膺上爵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之惜哉惜哉孰不惜歟

縱豢鶴文

東海[illegible]不貢者姓瀛名洲所貢者仙鶴式取觀之及其至能[illegible]與常鶴同何足爲奇貢者曰不然若知其內方識[illegible]人但言此而往未暇詳問以鶴教內臣雜豢群鶴中豢者去其翻日夕與人相狎凡鶴皆去其翻同時而又生豢者不拘聽其自然餘月翻

翼乃全時居五六月群鶴抖擻颺去翅不遠而墜與
民狎民不知將謂野者故鶴多中矢彈者惜哉蒙慈
懃數月一旦如是而廢蒙者曰俗鳥何戀曰爾何知
俗鳥對曰智鳥必息六月若扶搖值春秋所以假天
風而各乘其氣今俗鳥去不依時故如是也尚有未
去者數枚將必神鳥也朕又觀之乃瀛洲者蓬萊鶴
丹頂玄裳縞衣墨足日三朝而四舞鼓翼無時如此
者又兩月而臨中秋數雨過而天青黃花香蘆蓋白
風高而翅輕朕坐死中忽聞九霄之上有鶴雙聲張
目仰觀見鶴一對摶風而振翼旋若全角扶搖而上
翕忽其翎漸覺微細其身將摩青之際形若蠅蟻之
狀斂翼而東下不知幾千萬里是鶴息翼之處因觀
智鳥致吾有歎所以君子之於當世能善事而動善
時惟瀛洲之鶴可體也且鶴非時不動止是整翼而
已及其時至乃舉事成豈不智鳥乎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

碑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
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

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
我顧呼叱昻昻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
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
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
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粮
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
合度凶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畢啓裳動遥蒼汪氏老母

為我籌量遣予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飄颺我何作為
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倡影相將
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趍蹌仰穹崖崔嵬而倚
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奠欠毋無有志落
魄而俠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
不止心滚滚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彊
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遥
聘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而又
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爰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

高城陴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
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
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
亦奮臂而相戰知者為我畫計呂禱陰以默相如其
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
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趍降而
附城幾被無知而創火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
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再驟
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
叙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

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
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
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
嫂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
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
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群雄並
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慰禮儀是
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厲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自
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
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

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
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
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
而爍若星鋩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内外民庶咸
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
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
蟄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漢欲厚
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咸於是祀事之禮
已定每精禁乎忝嘗惟勛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
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
難論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記

閱江樓記

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
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
古詩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詢於儒者
考乎其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茅胙土諸侯以主之
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下不同於古者何蓋諸侯
之國以拒周始有却列土分茅之胙擅稱三十六郡
可見後人變古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

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
人者繼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
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陝右
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君生長之
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稱中原者爲此也
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
不京而不都蓋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
周故耳近自有元失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亡疊疊
終未一定民命傷而日火田園荒而日多觀其時勢
孰不寒心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爲人調用者三
年俄而匹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
是乎帥而南征來棲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
時變又有年矣凡首亂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乃
經營於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議擇爲都民心既
定發兵四征不五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半
寧是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疆具興低昂依山而
傍水環繞半百餘里軍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
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異乎不過洪造之
鼎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去大城西北將二十里抵
江干曰龍灣有山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翅飛鴻號曰

盧龍趨江而飲水來伏於平沙一峯突兀淩烟霞而
俟漢表遠觀近視實體狻猊之狀故賜名曰獅子山
既名之後城因山之北半壯矣哉若天壽登峯使神
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故迹一目盈懷無有掩者俄
而復顧其東玄湖鍾阜倒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靄水
市烟薄霧而蓊鬱人聲上徹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
有此之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艦泊者檣林上下者
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沙汀樂蓑翁之獨釣平望淮山
于巖萬壑群嶁如萬騎馳奔青天之外極目之際雖
一葉帆舟不能有數江郊草木四時之景無不殯紛

以其地勢中和之故也備觀其景豈不有禦也歟朕
思京師軍民輻輳城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鐵騎動
止萬千巡城視險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爲公
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誠可惜哉
況斯山也有警則登之察奸料敵無所不至昔爲漢
爰諒者來寇朕以黃旌居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
吾伏兵曰亦幟搖而敵攻黃旌動而伏起當是時吾
伏精兵三萬人於石灰山之陽至斯而舉旌幟軍如
我約一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千觀此之山豈
泛然哉乃於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山爲臺搆樓

以覆山首名曰閱江樓此樓之興豈欲翫景趙之窈
窕吳越之美人飛舞盤旋酣歌夜飲實在便等謀以
安民壯京師以鎮遐邇故造斯樓今樓成矣碧瓦朱
檻簷牙摩空而入霧朱簾風飛而雲捲彤扉開而彩
盈正值天宇澄霽忽聞雷聲隱隱亟倚雕欄而俯視
則有飛鳥雨雲翊幕於下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
生淮右立業江左何固執於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
原會嘉國嘗云道里適均以今觀之非也大槩偏北
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生於彼氣之使然
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于此且西南
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之上東南亦然
之北際沙漠與南相符豈不道里之均萬邦之貢皆
下水而趨朝公私不乏之利益大矣故述文以記之

又閱江樓記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
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倣今年
欲役囚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入
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
罷其工試令諸職事妄爲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
至以記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

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蒲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皇帝坐東黃閣詢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爲之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

皇上神謀妙筭人固弗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

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爲華夷之甡何以見之昔孫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卒不能擅取者一由長江之天塹次由權德以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

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効順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之所不爲

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協和萬邦使愚

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士人不記樓
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歌
陛下納忠款而斂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曰天
運循環百物禎祥
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齡鬢斑億萬斯年
君壽南山

覩春光記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巳漏
坐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是日也春雲黝黝群鳥喧
喧堤邊之柳微黃裊娜垂條萬線影拂清波致業
之來戲而蝦蟹之屈橫遙觀四山之翡翠深岩幽谷
必群芳而萬類共坐殿庭知百花之初綻何也蓋京
城四護皆山惟鍾阜主山也居寅艮適當春初風多
東發由山而過殿諸芳之馨隨風而至故知山之有
蘂其春到必然又見新水潺潺水族躍於淵飛走者
巢顛而窩叢雖微命之蜂蟻知陽和而鬬亡識交泰
而措房觀諸物之得所必蟄龍之將興正農勤畎畝
之時國圖大治之初士人習業之方然此春之所以
堪憐堪愛者爲何由日光之漸長也君子之學道竭

力於斯時儘有可爲所以古人惜寸陰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然今春既往學業未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但乘鑑窺顏壯者蒼而少者壯觀於此者寸陰可不惜乎若慎於分陰者尤爲上士其蠢蠢之徒止知有春秋而已加歲蒼顏又不知其時已過矣嗚呼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歟

感舊記 有序

予因督功中都道經滁陽乘春之景踏青西郊細目河山城雉如故懷壯戍此今河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顏花木謝而再春人已蒼而不少感彼此之時勢執筆留心特叙困興之事以爲記

息驛時閑登豐峰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滁識歐陽之不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暇遍遊今戡定禍亂宅於宇內時逢民福之時故得暇遊於舊戍景多故迹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釀泉備酒掬飲者酣黃精蕨薇扶老以澤頹民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覩民之樂天于今始見歎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當有元弛綱之時氛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群盜縱英而馳騁蕩民命如驅羊予潛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餘粟度殘生以候時康何天狼之晃朗弧矢乃倒

吉吾將居無何於是乎匹馬单戈奮興淮右聚良民於鄉里收殘胡遺士於諸營祝天以保衆利劍以除精射攙搶而清太虛罷堅壘而安厚土謀當有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海內不幾年間偃兵息民時亨亨兮日月運行民欣欣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脩德兮在古與今豈崇朝兮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民猶得思往以閱今足當年之初志述而爲記

紀夢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荒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蘄黃民皆爲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咱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乂不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

宮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
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山若以胡帥攻之則
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爲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
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爲元慮繫
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
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
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
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
珓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
報我祝畢以珓投之於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者兩

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使余駑然而
祈之神不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
我陽珓予備糗以往以珓擲於地其珓仍陰之就而
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
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
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
以陽以珓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一珓卓
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昌乎神不誤
我肯復以珓陰之以珓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
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

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爲
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
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曾死城圍解予歸
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
內率二十四名鎗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
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
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
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
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發
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銳
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
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暇
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
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北鳥之狀
忽然自鳥中突一仙鶴者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
有鶴數對略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
行但見旛去旛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
卒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爲朱臺四有稜角周
有欄檻色皆以朱黃繩四拉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闍

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二人曰若宣揚之狀
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部見列坐幞頭抹
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
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脩髯人世罕見略
少回顧於我仍往西北余尚夢寒微中天神既去急
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罪故歸告於
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寒微之時便
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
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之但見
五綵問此何物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

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
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靶上皆如牙齒之狀特
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途逢一皁衣禿袖者來露
首及兩肱二股首頂一竈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
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
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
於南郊夫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
霧上凝天而下霑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遊新庵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

因水以建庵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間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庵將頹焉朕嘗歎息蔣山住持者自建庵以至於斯時前亡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庵者乎故空景美而庵頹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與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

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荅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復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

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輙毀教者國二
教之機微而理祕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
之紀録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
當時爲人嗤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因天地間爾尚弗
識何愚之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
凡愚之徒元君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
來之教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
帝者證果之場若不解而至此糜費黔黎政務日杜
市衢赍赍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
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脩甚有大焉所以脩者宜

飭吏食脩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叙無有紊者調
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脩豈不彌綸
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來爲人皇者
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刼未達於斯若帝或
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刼不出貧僧之右又
丞相搠思監至齎盛素羞以供亦問於指空意在增
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則國風淳
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多道途
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
君孝於親無私於已公於天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

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並人間天上王臣矣吾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剥於民欺君罔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庵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於此僧曰富有天下旨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住特法印者朕務繁不暇來此

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而已其庵架空幕谷凌巖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夜月於峰巔白鶴巢桐而每顧深隱翠微縱有飄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頗然一新觀斯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私於已有功於衆叢林仰之於戲齋爲僧所新僧爲庵所名人能知一軀爲囊神之室以神脩軀若不知脩軀以軀使

神豈不愚人者歟

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士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泝流西征荆楚禡旗之後纜解舟行時兩岸諸山墨雲鬱鬱左雷右電江潮洶湧群鳥噪數挾舟翅焉水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柁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數果天不我拾加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必至吾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一蛇浮凝柁後略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恠之見船末巨鼓一枚恐妨戰鬬即令左右將施神廟語既鼓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夾隘巨舟輻輳見對立嵬山恠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礙烏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艅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岸氣起溟濛是夕止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遥見江心一山挺然突空酋然挿水首有廟焉惟諸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逆風止順風生於是浮游而前數日越樅陽渡溧武清蟹之所半晝

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無繫水以
步疑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爲我有於是宵
晝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衝再
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遁逃遺將俘降朕
命能者葺城守之班師建業吁兵凶事耳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
民安無誤遭者耶荷
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再生哉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弗溢仰茂林而
幽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鵝一裥一皮二人露列流側
一授一接松下二人一燃髯而問一凝卷而聽巖傍
一人神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手舉卷一手握筆按
膝竹間二人一捲軸已成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
二人一年邁蚤眷抱膝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採盃澗
北二人一據膝而問一以手印地而聽又竹邊二人
一收卷而捲一紐顏而觀詩底一人安筆硯整衣冠
而坐其頴川庾蘊過酒覆盃交疎不開僕者撼之參
軍楊模隔流而躍如伶人狀王獻之攝衣而慧王肅
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虞說凝軸以言呂系側身以

手踞地而聽后綿酩酊握卷坐寢孔熾酒後持卷仰
觀劉密袒衣攘臂以取覆盃王玄之王彬之相揖而
攜詞謝繹搖疥王徽之舉幅執筆而書勞夷擊盃鶴
下徐豐之玩鵲遞觴華耆停盃他視曹華開卷王蘊
之攘臂踞坐卞迪迎流欲觴謝萬回顧長松曹誼舒
足回顧華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虞谷捧觴而
勸他者孫嗣掀髯而態度衰嶠之讚他文王豐之開
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器者一擎瓶者
二掬酒者一發盃者三受酒者一中者遣滯盃者一
末有童子五人捧肴者二呼盃者一縱盃者二一卷
凡六十人內鳥一隻其或吟或詠或醉或眠或俯或
仰或起或坐或舞或取或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異
焉皆始於一良工之胷方有名於筆鋒之下是可奇
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若是耶故於
洪武九年秋七月記

盛叔彰全畫記

朕觀世有萬物若易者至易而不難難者至難而不
易吾嘗謂定矣一日入裝背所背者以數器足五色
於前疑其事而懷之少間遙見背生盛叔彰者揮毫
於古圖之上於心惡之將以為今古人果能見此圖

歷代祕藏之物物皆上品安得而輕著筆耶於是特
趨而俯視見古畫一卷名曰上品於中山積水廢間
有存者極其神妙令人美歎甚恨不全何期盛叔彰
運筆同前色如初著故曰全畫是難得也試問斯人
彼以全畫爲妙除此外更何曰他無能而亦頗畫山
水曰彼圖既成鬻之於市人有買者乎曰近年以來
缺曰非也乃世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爾當薦
其志而務斯他日買者如流之趨下可衣食終身毋
中道而廢囑焉

僧智輝牛首山庵記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遼之金山越海而來其僧
關內人姓王氏某歲出家於某寺受業於某師師與
其名曰智輝字曰朗然其智輝慇懃於座下周旋若
干年後長成志在東遊元都果而行之得達至某寺
某年拜指空於某寺未幾大將軍兵下中原入胡都
智輝東往欲渡鴨綠閱金剛山未遂初志而留禪金
山其地北接曠漠彼處人少寡禮義尚殺伐況人徒
氈廬而北行深入酷寒智輝自思此處地方每歲未
秋勁風先至三冬江海爲之合冰山川雪凝平地丈
餘智輝乃曰非如腥羶而不能居此方今中國有者

萬姓寧家當此之際吾不歸而奚往於是乎持錫星
奔攝雲山而西向四月渡滄海於登萊當月至京師
朕召見之與語甚僧問荅聰敏豁然有丈夫之氣豈
比泛泛之徒於是勑往天界使寧神以禪居未三月
乃曰吾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今居大廈坐食煩人豈
不福將薄而禍臻乞居山僻處願得刀耕火種自爲
生計以度天年實吾初志也於是許之不旬日其僧
來謁而辭賜齋於西華門上朕謂僧曰爾今既往同
行者幾曰同行者有天界蔣山二住持曰送行乎曰
然於戲美哉世之學業者如二山之住持雖非通漏
之輩其尋常之僧遇之安有相待若是耶今爾僧向
後果堅貞於釋氏其名必不朽矣特爲之記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
一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
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
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
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
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皆其海發天
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禪也足而坐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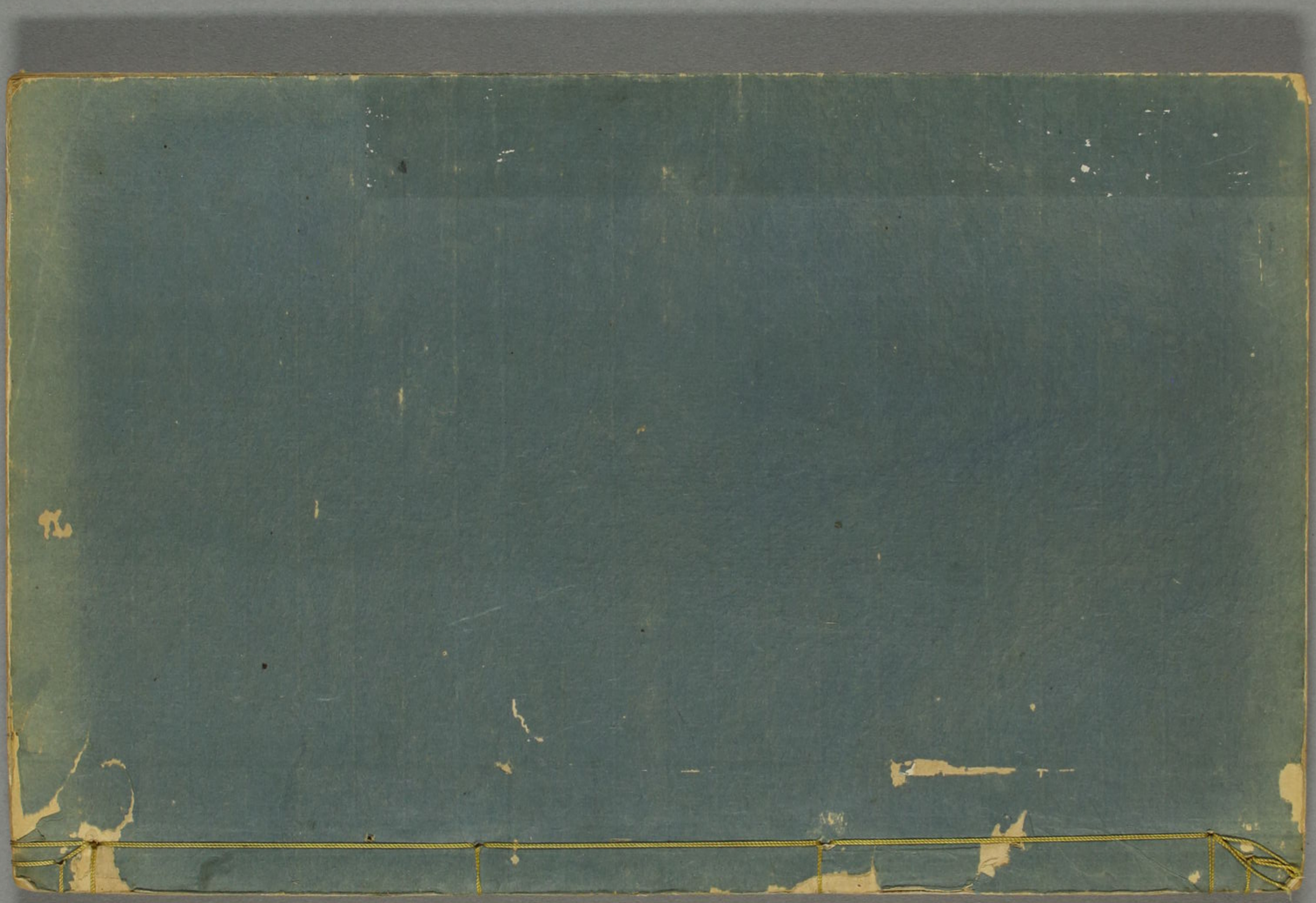
謂奇矣動脩者一也又了經於松下對月於昊空可
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塵於溪後山神以密護
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
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軸六人足可堅脩者之心朕
爲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
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豔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
而堅大乘也徐至死中見有數架脩上薔薇朕亦謂
非宜也少時熟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
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與薔薇不
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

靈谷寺記

朕起寒微奉
天繼元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邇
保誌之刹其營脩者升高俯下日月毀闕有所未宜
特勅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某詣
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勢非尋常之地其勢
川曠水縈且左包以重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空岑排
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鶯轉巖前
啓脩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洗鉢於湍外魚躍於

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萍云之若是
旣聽斯言朕懽忻不已此直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
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百工聞用役以妥保
誌曜靈佛法人皆如流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
禽獸木族之樂役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建道場
不憚勞苦一心歸向自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時某甲
子工畢至某月日時工曹奏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
各施其役今百工告成朕善其役特命禮曹賜給之
工曹復奏役藝者是有犯役者五千餘人論之柰何
朕忽然有覺意佛菩薩上道場既完安可再罪當體

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直犯特以青災一赦旣臨輕者
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吁佛
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
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
憂遊幾番此觀之歟憂之歟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
心而謂衆生悞柰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
乃格前王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柰何然一日
潔己而往禮視去將近刹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杪
出一浮圖又一里旣將近三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
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羣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

復窮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
天而翅去暮猿挽樹而踈歸喬松偃蹇於崖畔洞雲
射五色以霞天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
有謂而恐惑人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
禪室有龕雲水有寮齋有大廈香積之所周全莊嚴
備具以足朕心矣故敕記之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四終